**上半年代表作：围农夜话丨别“拆散”父母**

**01父母分别**

**今年我生了儿子，母亲从老家来帮我带孩子。父亲一个人留在老家，打理那几亩庄稼。**

**开始我并没有觉得这样安排有什么不妥，母亲也乐呵呵来到城里，她觉得老了还能为女儿做点事很开心。**

**一段时间过去了，母亲除了把我儿子照顾得妥妥帖帖，还做饭、收拾房间，每天忙得不亦乐乎，但她总是特别高兴的样子。**

**有了儿子，我一点没觉得累，还有很多时间用来写稿。**

**那天，我发现母亲有些闷闷不乐。晚上，她照例去阳台给父亲打电话，我悄悄跟了过去。**

**我听到母亲说：“你这几天胃口好点了吗？不行的话去医院看看，多做点自己爱吃的饭菜……别忘了吃降压药……田里的活儿别着急干，闺女放假了让我回家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干……”**

**我忽然明白了，这几天父亲身体不好，母亲怕我担心才瞒着我。而且母亲和父亲大半辈子形影不离，他们突然分开肯定不适应，但母亲总是故意做出高兴的样子，为的是让我安心。**

**父亲也总是报喜不报忧，每次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总说一个人过得很自在，吃得好睡得好。**

**我没有立即询问母亲，而是把这种情况偷偷告诉丈夫。**

**丈夫说：“都怪咱们做儿女的太粗心。两位老人被这样‘拆散’，怎么能吃得好睡得好？你也知道，一个人吃饭就是不香，有时做饭也糊弄。爸的胃口一向不错，才过了一阵胃口就不好了，肯定是不习惯一个人。妈也是一样，别看她整天笑呵呵的，其实她很不放心爸……”**

**丈夫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**

**02阖家团圆**

**周末，我开车回老家接父亲，想要让他也跟我们一起住。没想到父亲百般拒绝：“我在家真没事，你妈一个人在城里就行啦。你们都有工作，我们两个闲人能帮上你们是我们的福气。”**

**我劝父亲说：“城里房子大，您去了家里显得热闹些。您和我妈年纪都大了，应该在一起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。你们这样‘两地分居’，我们也不心安。”**

**父亲笑着说：“我去了，庄稼就没人管了。”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父亲：“田里有活儿，放假的时候我们回来一起干！等这茬庄稼收了，咱们的地就不种了，让我叔种了。您和我妈身体都不是特别好，田里的活儿干不动了，早该歇歇了。”父亲还是摇头，不肯跟我回城里。**

**我只好请母亲去做父亲的思想工作。父亲这辈子最听母亲的话，只要把母亲的工作做通就行了。**

**我清楚，父母都是怕给我们添麻烦才选择“分居”的方式，只要我真心劝说，他们会同意的。**

**我告诉母亲，我最喜欢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，而且在这样的家庭对孩子成长也有利。一番思想工作后，母亲终于答应了。**

**几天后，父亲搬来，两位老人又团圆了。如今，家里热热闹闹，欢声笑语，幸福时时弥漫着。**

**下半年代表作：围农夜话丨煤油灯下的童年**

**01一粒火苗的陪伴**

**煤油灯曾经是我儿时农村家庭长期使用的一种照明工具。**

**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，煤油灯那小小的火苗下，有年过90岁的曾祖母坐在灯下给我讲“黄鼠狼给鸡拜年”故事的精彩，有爷爷掂着酒壶在灯旁用柴火热一壶酩酼酒的爱好痴迷，也有母亲春节前在灯下一针一线为我赶做新衣裳的无怨无悔。**

**煤油灯下，曾经的我有一个甜蜜而又苦难的童年，也曾经在灯下彻夜苦读而又充满美好憧憬的梦境。**

**在我家这个地处黄河故道南岸的偏僻农村，煤油灯的制作非常简单。**

**找一个空墨水瓶，用剪子在薄铁皮上裁一块宽一指、长约10公分的铁皮卷成小筒，然后再用粗棉线或破布条搓一根“灯稔子”，将“稔子”从铁筒子里穿过，在上面再戴一个比五分钱硬币大一些的中间有孔的圆铁皮。**

**使用时，只要将“稔子”放入煤油里浸泡一会，用火柴点燃就可以使用了。**

**煤油灯所产生的火苗似一粒花生米大小，和现在的电灯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。**

**那时，每到期末，学校就要进行各门功课的考试，为了考出好成绩，我常常伏在煤油灯下，在寒冬的夜里通宵达旦地熬夜苦学，当天亮起来准备洗脸上学的时候，两个鼻孔像长了黑胡子，一吐唾液全是黑色的。**

**可以想象，那样的照明条件一定很差，但在那个困苦的年代里，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。**

**黑夜里有这样一粒火苗的陪伴，也是一种希望，也照亮了我孜孜不倦奋斗的人生前程。**

**02煤油灯下的一针一线**

**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一场大雪裹挟着冻雨，冰雕玉砌，把去上学路两旁的柳树都压弯了，只要雪一停，东北风就可劲地刮起来，每当晚上上完自习课往家赶的时候，夜深人静，听着十分吓人。**

**受家庭条件限制，母亲给我做的仅有的一对棉鞋也浸透了，回到家里，当我上床入睡时，母亲就把棉鞋给放到烧过火的炉膛里，到我上学时，母亲再让我穿上。**

**时间一长，问题就来了。那时候，翻来覆去就一对棉靴，没有替换的，母亲一冬天不知道为我烤棉靴多少次。**

**后来，我的脚还是冻伤了。晚上放学回到家，钻到被窝里，脚一暖过来，又痒又痛。**

**母亲看到后，半天没说一句话，我清楚地看到，母亲眼里噙着泪。过了一会，缓过劲来的母亲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孩子，一个星期里头，我叫你穿上棉鞋。”**

**第二天，母亲翻箱倒柜找了些袼褙，晚上，母亲就开始在煤油灯下纳鞋底，那几天，常常是我睡醒了觉，一看，母亲在煤油灯下，借着那小小的煤油灯火苗，正在一针一线地为我做鞋呢。**

**母亲说到做到，一个星期后，我穿上了母亲给我做的棉鞋。**

**自从穿上母亲做的棉鞋后，在那个寒冷的冬天，我的脚再也没有冻伤，在期终考试时，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。**

**现在想来，母亲为了孩子，可以放弃一切，可以做到一切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每一位母亲都是伟大的母亲。**

**后来，我穿着母亲在煤油灯下做的布鞋，上学、参军，当上了一名公安干警。**

**每当我想起母亲在煤油灯下穿针引线的这一幕，我的心都在深深地刺痛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**

**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的经济条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我也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。**

**在过去的数十年的许许多多的冬天里，我也曾穿过里面全是绵羊毛的军用大头鞋、警用棉皮鞋，一双脚再也没有冻伤过。**

**但是，我却永远忘不了母亲在那煤油灯下，一针一线给我做的那双棉鞋，还有那一盏散发着黄色光芒的煤油灯。**